大明居士遺稿

朝
46
1888

朝鮮總督府圖書館
昭和17.6.5
古22277
圖書登録番號

朝
46
ア1888

大明居士遺稿

疏

斥和議疏 丁卯二月隨 駕在江都時

伏以國家不幸虜賊犯境邊臣失禦使賊騎如入無人之地凡爲臣子者孰不涕泣孰不憤惋乎臣以碌碌武夫奮忠慷慨肝膽欲裂今 殿下爲生靈塗炭姑與賊連和者自古帝王御兵家之權道也是則 聖意至矣盡矣然我國家堂堂禮義著於天下奈何一朝香火約好於犬羊之虜自受汙辱曾不顧其爲羞恥乎彼賊猾夏固非一日之計今其自戒國始者先孤 中朝之援而絶我躡後之患也今若以講和之苟免於兵衂而遽從其計之所欲則

彼無後顧之慮可以肆兇於　上國夫如是則猾虜射天之逆未
可不謂之自我助之也設有金石之約永爲兄弟之好却是背
皇朝義有所不忍爲者　皇朝聞之若興問罪之師則將何辭以
自解於天討乎且賊虜侵鎬早晚必有而索賦徵糧勢所必至到
此地頭抑何以處義哉蓋一與輸平爲賊牽制自不期貳於　皇
朝此事甚明不難逆覩是豈非今日臣子之所可嚴辭而痛斥者
乎而況壬辰之變備非　天朝之救則　宗社安危未可知也是
又可忘者哉固當與師敵愾以明大義於天下又何恐反我聲討
之師爲彼玉帛之使乎且彼賊狼子野心奸謀難測若爲和議所
餌不爲攻賊之策使偷賊之輩久住平安長奸於不測於奔竄愚

民等處多縱利舌媚於安頓則臣竊畏黃州以西非 殿下之所
有也伏願 殿下另加留神以兩北軍兵於青川大同江分把使
之要擊以兩南軍兵分守江津別抄砲射精銳者分伏於險要乘
夜襲擊期於自亂俾不得肆虜掠焉以諸道軍兵之追到者並屬
元帥振動軍勢使賊前不得戰退不得還傍無所掠則賊將之頭
不十日可懸於 北闕之下矣加以 輦轂之下扈從智勇之士
莫不懷死戰之心極擇望重之人拜爲募將則數千之衆不日之
內可得矣如此之兵無不一當百矣彼賊初以孤軍深入驕氣方
張而今既爲羸兵老將者也正爲今日要擊之秋今其往來刧和
者只恐左攻右擊前逆後襲之故也兵死地雖不敢容易獻縈耿

如臣所陳嚴守而備戰則彼無援兵而糧道已絶勢必自盡矣臣雖至愚至微當爲募兵之先鋒以身死敵臣之至願也臣不勝犬馬之誠謹昧死以 聞 啓下于備邉司

請爲先鋒討虜賊疏 辛未六月虜犯境與椵島 王師相戰時

伏以上念 宗社之安危下察國家之興衰惕然于中而思有以振發天理之所存一意軍政使無少息則今日之役可以必成而侵鎬之患亦可以紓矣夫與賊連和者自古帝王制兵家之權似不可已也雖然徒守其盟而不有備禦之策則危亡可立而待

殿下勿以講和爲信而以未報前耻爲可憤勿以姑息爲政而以隨時應策爲可勉振作其士氣修明其器械凡所以備禦之道

無不各當其宜則虜雖強暴於我何哉方今彼賊以襲椵島爲名
來屯我地求船隻軍糧之意不在暫試而已侵我之計深矣伏願
殿下自此以往以運和姑爲示信而大修軍政籌畫襲擊之策
以至誠斷而行之無不可成之理 天朝是我父母之國况在壬
辰之變賴 天朝拯濟之恩式至今日則秋毫皆 帝力也我國
兵疲力單雖未能聲罪致討乘茲機會與海島之 王師夾攻勦
絶豈非我國家報效盡職之秋乎伏願 殿下另加留神京畿黃
海公清等近道舟師期會於椵島所徵軍兵分守於安州平壤黃
州等城其中砲射精銳者抄出作隊而賊若乘船則椵島唐船與
我舟師一時迎擊陸路砲射精銳等兵乘賊浮海之隙進襲守馬

之賊則彼賊狼狽而盡於我兵之手矣臣之愚意今賊以椵島為
言而來屯我地者此必天引而與之也伏願殿下勿還天便急
速籌策允禦敵臨時見幾不一其方肰其大略不過如斯殿下
若行此術則臣雖駑劣亦當奮刃先登以效尺寸臣不勝犬馬之
誠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具悉予甚嘉尚疏辭當量處焉
再請討賊疏 辛未八月二十九日
伏以國家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在於人君以仁存心而
已酲王之繼亂政也掃除其不善之跡而摩民以仁制民以義節
民以禮以至中興焉今殿下之反正九年于茲常欲善治而不

得其善治者此不過當更化而不更化故也 臣聞之聖王之治國
家也爵祿以養其善刑罰以威其惡故民畏其法而懷其恩伏願
殿下以此惕然于中而以至誠行之則民豈有不治兵豈有不
强政豈有不善者乎今我國家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
四肢而無良醫可治者其勢豈不危哉方今之急務莫若愛養民
力修明軍政以振擧紀綱而徒以區區之約不欲失於賊虜寧以
失國爲計而不以保國爲心 臣竊悶焉今賊兵雖退安知不再來
侵我乎伏願 殿下勿以賊退爲幸而常以危戰爲戒無使他日
有噬臍之悔也 倫盟負約非人主美德 殿下以此爲深戒 臣固
知 盛意所在必曰不可以一時屈已之恥爲生民魚肉之禍此

원본상태와 동일

仁心之可見者肰賊本狼子非我族類彼以吞我為心我以失信為我卒使虜騎蹈我 祖宗之地為後日天下之我則其於守約之義輕重為何如哉故臣以乘機勦滅爲 殿下之大義也自古國家將有大患之興則天必先生災變以告之人君不知自省則又出恠異以警之人君又不能修德肰後其國乃亾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必欲使改行而修德無至於危亾之域者至矣近年以來天出灾變㞒生恠異者非一非再則天心之仁愛我 殿下者斯可見矣今以賊退之後而言之則 朝廷或以為賊之今來為椵㠀也故焚蕩殺戮不及我邉城一邑此特守約誓之驗也為此說者大不肰亦安知賊虜之本意專在窺我而椵㠀之戰特其假

借之辭耳幸我國之於漢兵未及有援救之形而虜無以爲憑藉
之說則其按兵全退不爲一遏城之害者將以務持其誓以堅我
他日斂手退待之愚也且椵島之見侵寔我國之同仇豈可視若
鄉鄰之鬪而不思所以敵愾之義乎北虜之利在於秋凉 臣恐數
月之後彼以椵島爲再攻之聲而箕城以西數日而直到則亦可
以前日之約區區自守而不復爲出戰計耶元臣宿將皆以爲水
有江都山有南漢而險阻之設適足爲避亂之所 千乘之君或
未免再播之辱則是灾異之警不能爲 殿下恐懼修省之助而
反爲上天斷棄之罰必矣故 臣意以爲天灾物變之出 殿下必
曰此天心仁愛人君之意也此人君轉灾爲福之機也内以盡側

身修德之實外以盡守國應敵之務君臣上下一心而同德則內
所謂轉災爲福之機者在此而非他矣然則守國之務何在乎增
修城堡選任軍將使我要害之地勿爲賊兵之先據則守國應賊
一舉而俱得矣義州安州在關西爲要害者也咽喉之可扼莫如
義州江整之可恃莫如安州必使安義二州爲首尾相救之勢又
使鐵山龍川宣川等邑分據腹背爲東西分救之形不幸義州爲
受兵之地則鐵山等邑兵奔救之敵兵爲出腹之計則安州大陣
兵奔救之要使晴川以西之兵自戰而取勝取勝而受賞則東西
遠道之兵不必盡致而旋至旋還之勞可以祛矣然閑咸鏡一道
人心強勁善於進戰而且與關西境界相接咸鏡道援兵不可祛

也丁卯之亂虜兵之入我地者妄殺人民黃海道士庶以其父母妻子盡委於鋒刃而思痛欲復者何限親讎所在皆欲推刃而首先則黃海道援兵不可怯也且自古對敵而講和者外示和好而實待自強也丁卯之難惟知和好之權而不及用兵之策一誤其機再受其辱今夏之辱可勝言哉兩西人心無貴無賤莫不有復讎之念礪刃枕戈朝夕而待命禦賊之日苟以尺紙馳告曰爾家之讎爾宜復之又以褊將束其行伍訂其日期使其遠近之形相次而齊舉則鴨綠江上舟中之虜指可擒矣夫如是則邦人復讎之義明矣大國勘敵之威立矣後日再寇之患亦將數百年而無虞矣雖然制勝之道得賢將而已用精卒而已結人和而已今者

用人失道可將之才或滯於部曲之下必使將相隨其所見聞者
而舉之則必有為國而盡能者今者調兵不公各年出身盡屬私
兵而無與於禦敵之列夫出身者早事馳射自以為出類矣若使
此徒分番遞隊盡從執殳之役則平居無獨賢之歎臨戰有必捷
之利今者朝廷懲前毖後以和協為主靡朝偏比之風久已不行
然爭名之場妬忌易生同寅之美變為相讐者多矣況所謂人和
者先使域中之人啣恩戴德有固結而不可解之勢然後臨亂之
日莫不有死敵之心先聖之言曰地利不如人和者此也伏願
殿下必使三者各循其道先盡於自治之道然後下令兩西之民
使復讎之徒斷然有乘機必舉之心則防秋之日設有再寇之患

원본상태와 동일

而從軍者庶幾有精銳之可用參謀者庶幾有智略之可資入和
之驗亦可期於 聖主一念轉移之機矣况親讎稔惡之餘莫不
有一夫當百之勇乎臣湖南一賤士耳徒以弓馬之技不勝淺妄
之見西變之後再陳謬計未承可採之 音今此三瀆必誅之罪
也不勝屛營戰慄之至謹昧死以聞

答曰省疏具悉予甚嘉尚所陳之事當留念焉

請改援關西緊防疏 壬申十月十一日

伏以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臣無犬
馬之才能敢效長號而悲鳴者豈不是物不得其平則鳴臣本以
一庸庸武夫甘與草木同腐而幸際 聖明維新之朝常懷主辱

臣死之義思効毛髮之切以滅終身之愧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是以丁卯之難已陳虜情彼雖蹂躪孤軍深入進退唯谷修款請
和出不獲已固當以多方誘之設險乘之使其掠則靡獲攻則不
克進有腹背受敵之患退有首尾難救之憂所謂乘其弊不戰而
屈人之兵者也故請爲先鋒殲滅醜類事上言又於備局陳書毋
信盟約務用備禦且言願赴西邊立效之意矣又於上年賊屯龍鐵
侵犯椵島時細陳形勢請爲先鋒事上言又於賊撤去後彼謀難
測關西諸鎭益加固守事上言則前後上言陳達者三而設陳備
局者一也而 殿下採納芻言特垂優答凡在含血敢不踊躍竊
不自量志在效命當此邊虞孔棘之時冀遂死榮之初心而身賤

원본상태와 동일

才微自衛無路私切慨惋撫劒西顧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去月十一日啟得差德萬洞權管啟下之夕撫躬思分似夢疑真捐軀效命此其時也感淚自零罔知所措第念本鎮名雖邊堡實爲內地投閑保身之所則幸矣緩急立效之處則非矣臣敢以殉國之志遽處圖生之地哉伏願 殿下委臣以關西一要緊處則敢不突刃觸劒爲士卒先雖膏虜之刃粉馬之蹄臣之志願則畢矣既生 殿下之時冀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之大庶不負所以生哉冒醜而獻忠不勝戰慄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嘉爾忠壯之志今者以千里畏人國之將士故也如爾者若多何憂之有哉所陳志願當令該曹量施焉

請築草項山城疏 癸酉七月

伏以 臣聞士之生於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事君尚於補國 臣一卑賤武士甘與草木同腐然爲子事親本無貴賤爲臣事君豈有尊卑幸際 聖明維新之朝常懷主辱臣死之義痛憤胡虜之侵凌敵陳淺見者屢矣 殿下採不非人擾以直洞之權管 臣受命惝怳感極涕零二月到防供職有日損身效命此其時也 臣之志願畢矣伏願 殿下上念 宗社之安危下恤生靈之塗炭惕然於中思有以振發天理之所存一意軍政使無不備則 宗社奠安而侵鎬之患亦可以舒矣夫與賊連和者外姑示信而內實備禦此所以誘還其穴以待自強之權謀也自古專

主和議而不修攻戰之備者有無一完此明驗之已事也今彼賊
或言盟誓卜我強弱或言盟破觀我應變狼子野心誠爲叵測豈
可拘於犬羊之盟而忘自強之道哉伏願 殿下內盡修德之實
外盡應敵之務君臣將相同心協謀增築城堡精鍊士卒盛峙芻
糧據險守要使安義二州爲首尾相應之勢龍骨凌漢劍山爲腹
背分救之形必如臣前日之所陳則賊不敢盟再犯之心設使再
犯則盡銳勦滅不使匹馬隻輪返歸如此則前日之恥庶幾可雪
天朝之恩庶幾可報矣惟義州是舊城也雉堞雖圯修築猶易
而軍資蕩然猝難辦備廷臣之議必以此致貳然使糧不絕器不
乏其道有之沿海沿江州縣所儲倉穀與軍器取其三之一移爲

船運則糧餉器械不患其不足矣凡倉庫之所以盛儲者將欲臨機而致用也若閑藏一處不應時而調用則安用彼豫備也伏願殿下懲前日之失改今日之事悔前日之誤務今日之役則誅治治無不立以戰戰無不勝矣夫鳥未掛繳魚未登鉤者是釣射之術實有所未盡故也是以臣供職以来夙夜憂懼登山沿江觀察形勢則渭原地西面鴨綠江自東回北曲流于西而據其江曲有一山名草項其山絶險量其周回則自東洞口回北以至西北一千二百步懸崖絶壁高不知幾仞此則絶無築城處也自西北過西洞口回南遶至東洞口、一千五百四十步巖崖雖險絶而間有攀緣處此是築城處也南周山之外一岡連接少有虛易可達

堡樓左右洞口則可建東西門也內有小岡連接於南北兩山通
眼於東西洞口及上下大江此可建都廳之處也此山形勢可防
處有三而亦有緊歇之次其一西洞口其二東洞口其三南連岡
也此天設險塞而實為禦敵之重地也更伏願 殿下垂察此地
形勢若可以築城則臣當負土擔石勤勵大役敵來則臣當乘危
陷險戮力大戰以效死榮之志庶減終身之愧矣臣徒以鬱結之
志不勝淺妄之見敢冒醜獻忠不勝屛營戰慄之至謹昧死以
聞巡察使祗受有 旨內觀卿狀 啓直洞權管李希良上疏省
疏具悉 深用嘉尚所陳之事當令 備局量處焉卿其傳諭

詩

慕華館遏將取才時顧以詩代取才蒙許眼前製進 并序 壬申五月初四日

今以武才試取而薦用閤下至公無私之道於斯盡矣肰自古及今有志而不能自拔者譬猶車馬之無駕御也車不能自輪必駕於馬而以致圓轉馬不能自致必御於人而以致馳驅若車不得馬馬不得人而任其用者無引而合之則夫車馬自不能得其駕御而為空棄者必矣今閤下任車馬之用雖至公 引合而猶不免有置河棄郊之歎故敢此仰瀆尊威不勝惶恐之至隨以長律二首

辛思苦度渾憂國將此愚懷誰薦隨子是養親無嫡孽臣何事主
有尊卑娶妻媒絶媾違合伐柯斧亡恨未斷厲氣多年空鬓白支
頤長歎傳天奇
怏怏憂懷幾感神長恩報國恨無因匣藏寳劍誰占刑韜置良弓
豈解真毛薦借兵忠合勇蘭要奉璧義全仁我来遠道弓馬客未
得知名已十春

書

上兵曹判書書 壬申十一月

伏以日月之明或蔽於覆盆之內知人之哲豈透於行伍之間耶
肆閤下欲明擢用之道以盡取才之方今五月取才時小人願以
製書代取才閤下覽畢稱之曰此書猶勝於七書之講命使政吏
臨政告課則席上有言曰武人識字不關於戰用以是見漏於擢
用之例雖似有冤亦不敢恨矣閤下亦非不知識字之不關也
而旣爲取才不可空棄追差德萬洞權管至公之道於斯盡矣顧
念家在老父身以獨子離親遠去爲子人情倘復如何以此愁悶
欲具陳情私則跡涉免遠分有所不敢旣離親千里之外不顧朝

夕之奉則當為　國從軍執殳晝節者是乃武臣之職內事也今
以識字之不關援以邊方之閫職此閣下知人長短委任相當可
謂用人之明矣　國家之福也且以兵法論之弓馬可以攻敵書
記不可以禦寇今以弓馬為上用書記為下用亦可謂擢用之正
式戰陳之確論也然此論亦近於執一矣夫攻戰者不止勁其士
利其器而已必有分合解結之謀焉守禦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
而已必有奇正相變之術焉何必徒取弓馬而為攻戰之上用哉昔
孫臏以縣兵之人竊載於齊以破魏師吳起以儒者之服求將於魏
闢土四面齊若下用孫臏則臏何逞其智略魏若下用吳起則起
何逞其謀策以此觀之武人識字者若有制敵之才則亦可以上

用也又何必槊以不関而不用也哉凡人識字而或有禦敵之長策者善射而或有臨陳之怯退者識字不必盡是庸人善射者不必皆是勇夫盖試之於當行之處而可見其長短勇怯矣小人粗學書劍已登科第武經與弓馬之材乃其本業也而曾無所試安知禦敵之長短戰陳之勇怯乎小人千里孤蹤身賤才微雖有死禦之志無媒自進彈劍長吁幸會閤下秉公之時濫呈數行之書猥蒙拔擢特擬一堡之長河海深恩隕結何報伏閤下實若以其人而試其才則德萬洞是內地之緩非防禦之急伏惟閤下更加容許轉委西關一處之緊要使遂爲國之素志不勝幸甚

上兵使書 癸酉

伏以治兵之道不一而莫先於寬恩御卒之要有萬而莫大於威
猛故古之良将先爲之寬恩與最下之卒絕甘而分少同苦而偕
樂至於吮疽而得死力投醪而結歡心使三軍之士赴之水火而
無所辭然後爲之猛罪無大小惟罰之稱罰無輕重惟罪之視亂
軍行者必戮取民笠者必誅罔或假貸故爲兵者前而知恩是以
不忍退生後而知威是以不敢不進死而無敵於天下矣今之爲
将者異於是既不能寬又不能猛士卒飢寒而不知恤疾苦而不
知察唯任姑息而略無遠慮既不布恩平居而使之懷怨又不施
威臨亂而使之思潰此非所以保守邊城安固國家也私憂過計
實深憤悶北虜遊魂而邊鄙踈虞脫有再變以此規模如何抵當

此忠臣憂國烈士慨惋處也伏惟節下忠亮正直志懷霜雪忘身
世之窮阨悼時事之艱虞深謀遠慮息威並得故當國家多難之
時特付北面之節上爲國家之重下爲士卒之依所謂丈人吉
也伏願節下更勉忠規無坐不察除煩去害以綏邊民小大兵事
並皆師古勿以講和爲可信而以未雪前耻爲可憤勿以姑息爲
政而以隨時策應爲勉振作其志氣修明其器械凡所以備禦之
道無不各當其極以節下之忠義激將士之肝膽與之同憤而共
力則北虜不足敗而孫吳之功李郭之忠將不多讓更何數於今
之爲將者哉幸節下遵古賢所已行之前轍盡今人所未創之神
策拯生民於魚肉 以下缺

與邦俊興俊書

自初虜賊蠢發之後爲　君臣子不勝憤慨之志常懷主辱臣死之義故丁卯之難疏陳虜情斥其和議請爲先鋒殲滅凶醜又於備局陳書則毋信有盟務用嚴備且願赴西邊立效又於辛未六月賊毛龍鐵侵犯椵島時陳說形勢請爲先鋒又於賊撤去後彼謀難測關西諸鎭請益固守則前後上疏陳達者三陳書備局者一也而　特垂優答不勝欣躍上年十月十一日政得差德萬洞權管思之　國恩罔知所措計之程道自親庭二千餘里以獨子不顧朝夕之奉則盡誠補國是其臣子之節矣方今彼賊朝徵夕責邊虞孔棘慨惋益切德萬堡雖稱邊鎭實爲內地投閑保身之

所則幸矣緩急立效之處則非矣上疏願赴西邊立效則　答曰

省疏嘉爾忠壯之志今者以千里畏人者國之將士故也如爾者

若多則何憂之有哉所陳志願當令該曹量施焉疏下兵曹則回

啓曰李希良願赴西塞其志可嘉姑遞本職待西塞邊將有闕除

授何如右副承旨趙緯韓次知　啓依回　啓施行自本曹招見

擢用而本曹不爲招見十二月二十二日政平安道直洞權管段

授而西報有緊不得歸覲老親而赴西矣余之爲　國之志非卒

然之計也一去西塞何期生還汝等爲父主竭誠孝養百世後一

依朱文公家禮更望汝兄弟各相勉勵勿墜家聲也且吾婢妾生

三女一男汝等撫愛如余在時也汝等處不得分財而去汝等和

會相分而孽同生等處隨等分給毋毀戒諭言也 崇禎六年癸

酉正月初七日父

牒

申布政司牒 癸酉十月

具位牒報事自丁卯喪亂之後江邊人民貪之彫殘常懷愁苦無復安土樂生之意重以今年霜隕早時高低重穋一并失稔飢寒交迫不自聊生此外民瘼亦多寒心不才無能假守此關防之重地目見民事之艱虞痛瘝若已經濟沒策夙夜憂念眠食不甘竊惟內地者國家之咽喉邊防者國家之唇齒也唇齒病則咽喉痛咽喉痛則元氣傷為良醫者豈不察唇齒之病而使元氣至於重傷哉為今日關西之良醫者係是使道而邊地隔遠未蒙旬察 缺

僉知府君行錄

府君諱希良字馨哉始祖侍中都僉議事諱凌幹仕麗三朝德望才猷羽儀一代抗疏元朝寢東省之議論者謂有再造三韓功靖曹頔之亂食釆於寧川子孫系焉高祖奉事諱楨曾祖別提諱素祖學生諱蘋考宣務郎漢城判官諱名世當壬辰傾家貲以米二百苞餉 天兵妣淑人南原梁氏府君以 萬曆甲申生自幼英邁不群文辭夙著人皆期以一第無難而時則西釁孔熾慨然有請纓之志投筆操弓才謀宏深儀表魁碩一時曹耦皆出下風 天啓辛亥中丙科年二十八也歷諸營校尉拜宣傳官丁卯國有去邠之難 扈駕入江都忿憤懷主辱臣死之義又恐爲和議所

원본상태와 동일

餌坐誤國家大計抗章斥之有曰我國家堂堂禮義著於中州奈何香火講好於犬羊之虜曾不顧其爲辱乎況 天朝是我父母而彼賊猾夏固非一日之故則又何恐反我聲討之師爲彼 玉帛之使乎伏願 殿下竦動聖衷思有以振發天理之所存獎率士氣修明器械以兩北兩南之軍把要拒阨遏其長驅截其歸路又以諸路勤王之兵屬之元帥助其軍聲以明敵愾之義以盡修攘之道 駕還加護軍賜衣一領辛未夏虜襲椵島來求船餉府君深憂其嘗試覬覦且念椵島是 王人來守之地則義當同仇不可視若鄉隣之鬪上疏請令鐵湖及海西舟師期會椵島待賊舫海翼而擊之復抄追到徵兵之砲射精銳者從黃平旱路徑襲龍

鐵搥其本寨因請自為先鋒以討賊 上優答以奬之未幾賊解兵
退府君知其必再寇累言於宰執曰虜寇中華勢必先毁東藩滅其
後慮向日之舉雖以椵島為名意實在我也幸我於椵島援救未形
彼無所措隙故不害我一邊城而退以示盟好之定為他日出我不
虞之計也是宜汲汲守禦之備以待早晩之變豈可恬嬉玩寇將我
祖宗之地付他蹂躪之場乎聽者不以為肰府君慷慨之志不能自
已輒復上疏深陳虜情之叵測而極言時務之當急略云我國氣候
譬如人有重病内根心腹外達四肢而無良醫可治者豈不殆哉為
今日啚者莫如愛養民力講明軍政以振舉傾頹而徒以區區之信
不欲失於禽獸寧以坐亡為計而不以自強為心臣竊慼焉固知

聖意攸在必謂不可以暫時屈己之恥移元元魚肉之禍此仁心生
意之藹然可保者然賊本狼子非盟約所能縻臣愚過計若以擬旨
為再攻之聲而棄城以西數日直到則亦可株守前日之約不復為
出戰地耶元臣宿將皆以為水有江都山有南漢而險阻之設適足
為避鋒之所 千乘之君或未免再播之辱為天下後日所戒則其
於守約之義輕重何如 又曰咽喉之可扼無如義州江塹之可恃無
如安州必使安義二州為首尾之援又使鐵山龍川宣川等兵分據
腹背作東西之勢義州受敵則鐵山諸營兵奔救之敵若出腹則駐
安州大陣軍以蹴之且聞咸鏡人心剛勁善於進戰而丁卯之亂黃
海士庶以其父母妻子盡委凶鋒思痛欲復枕戈待命西北援兵不可

無也防秋之日東其行伍訂其日期令其遠近之形相次齊舉則
復雖攘夷一舉俱得而侵　鎬之患亦可得以紓矣又曰制勝之
道得賢將而已用精卒而已結人和而已　殿下勿以賊退為幸
常以忘戰為恥先盡於自治之道而又令三者各循其道則從軍
者有精銳之用參謀者有韜略之助而人和之效亦可期於毗
主一念轉移之機矣府君所奏凡幾事數計於未形之前而符合
於數年之後不啻若蓍龜此蓋義理所燭事勢之驗自莫能逃於
前知也壬申陞折衝將軍會試邊將於慕華館府君請以文代武
技於座取筆製進曰車不能自輪駕於馬而成圖轉馬不能自驤
御於人而致驅馳若車不得馬馬不得人而任其用者無引而合

之則車馬自不能得駕御而為空乘者必矣今閣下任車馬之用
雖至公引合而豈盡無置河乘郊之歎耶隨以長律二首有于是
養親無嫡孽臣何事主有尊卑匣藏寶劒誰占利鞘置良弓豈解
真之勾銓官驚異曰此勝於七書之講也將欲置於取才之首座
上有沮以武人識字胡閑戰陣之用者遂漏於擢拔之例判官公
有外房庶王城張公晩姬之生三子甚寵推其所愛屢加訊問於
府君而府君不肯往候人或勸之云君旣在匠石之園盡浸漬交
之以施其材也府君正色曰大丈夫秉節懷才不可則止誰能附
人臙仕自辱以求售乎嘗一至張公之第時府君新除淑人喪妹
曰有內客未卽出慰府君怒而撻之曰女子在遠縱未得赴君母

之喪既聞吾来固當顛倒出唁而連慢如此相公之勢能使汝不
恭於我乎及暮張公歸知之有慍色府君曰此来非爲候公情在
見妹而妹也失禮不得不罄之若以是見咎請從此辭遂拂袖而
出張公追悔令子往謝而府君之跡終不復及於張之門其剛正
不回類如此是冬除德萬堡權管蓋以慕華館所呈書而追擬也
府君奮欣曰西虜充斥之時我胡爲乎北方耶乃上書騎省曰攻
戰者不止勁其士利其器而已必有分合解結之謀焉守禦者不
止完其壁堅其陣而已必有奇正相變之術焉此皆不能不待乎
文字今乃以武人識字之不關擬以邊方之閑地竊恐有欠於用
人之道閤下誠若以其人而試其才則請移某要衝之處俾遂報

國之願又上疏列其前後疏辭不獲釆用且曰臣以一庸庸武夫妄不自量洊進芻言猥蒙 恩命之謬下庶遂死榮之初心第惟德萬名雖邉堡實為内地投閑保身則幸矣緩急立效則非矣臣敢以殉國之志求畜生之地哉今若轉委臣關西一緊要則突刃觸劒為士卒先雖膳奴之刃粉馬之蹄臣之志願則畢矣 批曰省疏具悉嘉爾忠壯之志今者以千里畏人國之將士故也如爾者若多何憂之有所陳志願當今該曹量施 傳曰西銓使亟招見講畫戎務擢用於藩師要任西銓廢格 成命只移置平安之直洞管以塞乞西之責蓋邉管本非僉樞之秩一障元無用武之地府君撫肰歎曰既生 聖明之世冀補塵露不負其所以生者

徒在此矣以西報有緊不得歸覲走書告訣於判官公因遺二子書曰吾於今月二十日移除直管計其程途自親庭二千餘里為人子而旣不能服定省之職於膝下則惟事君盡節庶可以自贖顧余為國之心非卒猝計也方今賊勢孔棘慨惋益切一去西塞何期生還汝等為父主竭誠孝養若余在侍更望汝兄弟各勉忠義勿墜家聲處置家事務得和平且令喪祭一遵朱子家禮書至覽者流涕府君致死之計實所素定其終不得死者只由於不遇其地非府君所自幸也明年春到防亂離之餘江邊飢民告賴無所殫心賙救恫瘝若已牒布政司條擧賑濟之術常自語一堡雖小戢事當恪尤勞瘁捍禦之方審江度山不能一日閒坐堋原

之西鴨緑江自東回北曲流于西據其江曲有一山名草項削壁
環合略加補築可成要害之鎮而中有小岡盤突通眼遠近可作
都廳左右洞口則可作東西門府君喜其可以扼拒賊路尺量周
圍之數經畫樓堞之宜附疏縣道請貸士擔石助成大役而增守
峙資以為跨制地且申前日所陳請於義州安州及龍骨凌漢劍
山諸鎮盛儲粢穀益致軍卒加繕城隍又畫義州軍資之策曰凡
各官所以盛備倉庫者將欲臨機調用也沿海沿江州縣軍器軍
餉取其三分之一豫為船運於義州則糧餽器仗不患不足如是
則賊知我有備不敢萌再犯之心矣 上特垂嘉尚之教下其疏
於備局令即量施而竟寢不行府君七年之閒連上五疏明言竭

論憂國如家而推轂不加展蘊無地深自感念揆事輸款俱未關
於　睿簡峻潔之性又無由頓方剔劇窺時俯仰以趨勢物之會
而但守孤障靡補素圖於是浩肰決歸臨發貽書該道兵使論治
兵御卒之要本於寬恩濟以威猛故為兵者前而知恩不忍退生
後而知威不敢不進死而無敵於天下矣今之將則異於是既不
能布恩又不能施威平居使之懷怨臨亂使之思潰脫使強寇再
有跳梁以此模樣如何抵當得名公托方面之重當益勉忠規大
小兵事並師古人所已行之前轍益創今人所未創之神機毋事
講和而思　國恥之雪毋任姑息而勉應時之策則北虜不足敗
而　國勢可奠安矣此以其所欲自效者舉而屬之於人以為畢

忠之士圖也遂棄官歸府君自筮仕初縫鹿皮囊滿實白金出入常
隨身擬以爲需於軍中至是行次洛邸有大賈來請之蓋知府君
志既不售則金不足爲寶藏耳府君不問其姓名解囊付之家人
嚴不敢問其有無府君殁後賈始來攜府之賦以償之如是者再
肰后始詳其由而從知厥數不貲也府君既還鄉里端居一室儼
若山岳不以家務經念不以嬉怡臨下雞鳴而起梳刷千遍盥頮
整飭月必爲常手抄前修格言唐宋詩文以自怡息交絕遊謂世
無可與悟懷者時獨以杖屨閑閑於院宇間有若游心事外者肰
聞時政有闕輒彷徨睠顧憂形於色長子諱邦俊英達夙成府君
以類已甚鍾愛之不幸短命卒而一不舉聲慟其次萬戶公方調

官京師聞喪而奔先拜府君於庭府君見其来齾然內壁素著方嚴故雖在倉卒亦未敢請其故伏以俟命良久回身徐曰何酷似乃兄也蓋其典刑逼想不欲對之傷懷故也其有以自鎮而不徑乎情者可知家僮近百而內外斬斬無譁如朝廷然及　國家丁丙子之羞府君慨歎曰天下變於夷矣衣巾無可行之地矣即自裂毀冠裳走入雲峰之乾池山依崗為屋草衣藤笠食不御腥葷跡不出澗阿自號大明居士凡九年至甲申明亡而府君卒享年六十二葬於南原府東鷹嶺坐艮之原配淑夫人南原梁氏進士諱艇之女有淑德府君常稱其能相府君之官京也夫人自荊甲第而營搆如式工役不溷府君歸見之甚喜其政如戒心後府君

十五年卒祔于府君墓生二男二女男長郎諱邦俊次諱與俊
通訓大夫兵馬萬戶魁偉勇略表著一時而以不事朝貴官未當
其材方其初仕自黜當國萬戶公同閈八武皆趨附驟官而萬戶
公獨視之若浼不入其中未幾自黜敗而八武廢棄人服其知識
氣節而皆本之於府君之訓焉女長適府使鄭德昇次適士人尹
元翊側室有二男長時俊武科次成俊

府君旣啚於陽剛而益守其正大非理之事不累於心干於人
見人之趍時附勢嗤猶泥滓嘗題詠言志曰俛仰天人無愧怍
此可見直操炳節厥有所前定故其出而仕也雖恭於𤰞位切

於愛　君猷所以自審其去就者確乎介石歸在特立潔身不
受枉辱苟非生稟之卓越自深於義理而能如是乎是以造次
顚沛根於心而發爲章疏者無不忠奮激烈聲明肯嚴論務談
兵之間又皆的實宏遠無迂闊苟淺之病而有戰勝守固之理
況如江都初上之牘南漢再播之語凜然獨倡灼然前知春秋之
大義丙子之先見逈爾寡儔矣使其當路於當時大可以駈制
醜虜遏截侵鎬之鋒小可以死鼓方面標壯國家之氣而時
耶命耶藏風雲於腹欝而不能吐及夫薩水旣東鰈域陸沉義
罔胥陷避世自靖獨戴　皇明日月於一區雲山以自附於西
山之採薇今讀其疏想其志不禁血淚之沾臆一代若洪杜谷

許滄海諸公以尊 周遯身莫不崇報 䘏贈而惟我府君埋
没草萊幽先不顯將至于世莫知有李公者是奚但爲子孫之
痛乎加以年代屢嬗家中傳聞漸迷不肖懼其愈久而愈未徵
謹就口耳之所逮者參以䟽語略成顛末間亦因義附辭要發
府君之微旨不能一遵家狀體例而惴惴焉或有毛髮之不似
攙之巾笥以俟立言之君子有所采云
1382 崇禎三壬寅三月上旬五代孫學傳書

受入 檢查 司書 第一次

00 689
00 691
00 687
00 690
4098